

尽管我忙而无功，但我还是忙碌着。我想寻找着机会，在我此亮之后，回故乡去看父母，看看子女，去尽我的责任和义务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有机然而，年年流水逝去，我期望的机会还未到来。才要年，每年我只能春节或春节前回家。每次都是脚步匆匆。黄秀福 著

回家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回家

黄秀福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

母亲送我到村口（代序）

尼撒的格里戈里认为，梦的动机是一种欲望。他说：“在梦中，干渴的人似乎总是在泉边，需要食物的人总是在宴席旁，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则是被情欲所困扰。”（杨晋译安东尼·史蒂文斯著《人类梦史》）我做了很多梦，有一半以上的梦是在乌坡。

在一般地图上你是找不到乌坡的，甚至在 1:10000 的交通地图上也难于找到这个地名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。位于黔东南雷公山南麓、都柳江北岸的榕江县三江水族乡。据清《古州厅志》记载，一百多年前乌坡“十一户，三十六丁”，如今也只有十八幢木楼的人家。门前门后都是浓密的十里森林，村子附近是古树、修竹和一摞摞梯田，猿猴嬉戏，山鸟争鸣，溪流潺潺，饮烟袅袅，雄鸡高唱。这就是我的心灵家园，故乡老家——乌坡。

我梦中的欲望是什么？是要回家，回到我的乌坡老家去。只有回到那里我的心灵才能得到抚慰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抚慰着我的心灵。是父母兄弟？是乡亲？是百年老屋？是乌坡糯米酒？是门前的那两棵古枫树？是寨边那摞梯田？是对面那片黑压压的原始森林？还是那条清澈的小溪？是那儿的鸟鸣鸡唱？我想都是。就是父母亲人和这些山水树林、田园村庄和百年老屋，把我的童年故事，酿成了香醇的美酒。回到老家，喝上它让我兴奋和精神，消除我身心的疲惫。

我在童年读书的日子，每次回家，我就睡在我们那幢百

年老屋。第二天要走很远的山路去外面读书。母亲嘱咐我早睡早起。在睡梦中，我被“唧唧啮，唧唧啮”的声音闹醒。这时，天还没亮，我知道母亲又在为我舂米。我又在母亲的舂米声中进入梦乡。

天亮起来，母亲蒸好香喷喷的糯米饭，通过春簸筛把我那一个星期读书的粮食装进了两个红色口袋。我吃了饭，过了晌午，母亲送我到村口。

每次我做梦醒来，我知道我在想家了，其实是渴望老家了。我拖着一身的疲惫和难题或许是一肚子的委屈回到老家。看到自耕自食劈柴烧饭的老父亲，看到兄弟们总是乐此不疲地耕耘在他们眷恋的土地上，看到千年不衰的古枫树，看到又一季生机蓬勃的禾苗，我觉得我渺小得可笑。那些“疲惫”、那些“难题”、那些“委屈”一下子被冲刷得一千二净。于是，我又振作起来，收拾行囊，小心翼翼地走出那条山沟，闯向外面的世界。

母亲又一次送我出村口，嘱咐我走好这些坎坷的路。

她站在村口目送我，直到我带着母亲的梦想消失在树阴下的那条山路。



目 录

母亲送我到村口（代序）	/001
百年老屋	/001
记工分	/005
三次与死神握手	/011
启蒙	/019
仙女下凡	/022
阴阳两界	/027
冷讲	/031
到庙上去看医生	/041
赤膊父亲	/046
父亲做生意	/051
我的三位叔叔	/058
大哥	/064
一地寒雪	/069
木青爷	/076
千年回家	/079
梦醒回家	/084
梦枕旧棉衣	/093
寻找外婆家	/095
生态守护家庭	/101
但敬新年酒一杯	/109

菩萨有眼？	/115
飞越时空	/117
乌坡黄氏家族史（谱）拾零	/118



百年老屋

眼前是混沌的，阴沉沉的，一股淡雅的炊烟飘来，我呛住了，发出清脆的咳声，母亲轻轻地拍打着她背上的襁褓，好像拍不是襁褓而是母亲的心。

老屋的房门随即打开了，门自动地反关起来，撞在门枋上，发出当当的响声，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留在印象里的声音。

那时我还在母亲背上的襁褓里。

床上的兄弟们渐渐多了起来，我们就和父母挤在那个阴暗房间里一张大床上。有一个兄弟，刚刚成为我的伙伴，却在一个中午被人抱走了，那时我才两岁多，他才九个月。

那个中午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那天天气晴朗，我和弟弟在这张大床上睡觉，她们抱起弟弟的时候，我醒了，弟弟还在睡梦中，包着蓝底颗粒绿花色的棉片，又像是棉裤，那不是弟弟的新裤，好像是大哥留下的或者就是我以前用过的。小姨抱起弟弟走出我们的房间，轻轻打开那个当当的



乌坡黄氏家族祖宗共用的老鼎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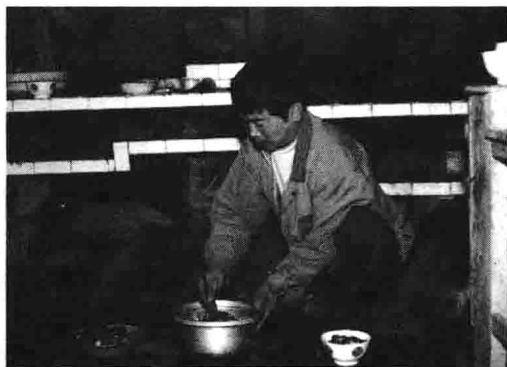


乌坡百年老炕

房门，外面强烈的阳光照进我们那深邃的堂屋。妈妈说：“召，还是我来抱弟出门。”她的声音是颤抖的。我跑出来追他们，紧跟在妈妈身后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总之感觉有些异样。

后来这个弟弟就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消失了，只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不久又来了个弟弟，父亲和大哥与我们分开，到楼上去睡了，我还跟着妈妈和弟弟在一起。老屋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火炉，那是烤火和煮饭的地方。东面的这一个 是奶奶做主，二叔三叔都在这边。我们家在西面这一个。西边的隔壁不再有屋子，只有一个猪舍，猪舍上有一



三弟十八岁时回到乌坡



合棺材。猪舍门前紧靠晒坝的一侧是我家的灶和奶奶家没有门的茅厕。猪舍背后是我们家的茅厕。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后门，是通向茅厕的通道。屋背后是全寨当时最新的一幢房子，就是五伯家。我和兄弟们的哭声、笑声和歌声经常飞到五伯家里去。

乌坡共有四幢百年老屋，排成一行，组成这个古老的黄氏家族寨子，或者说就是这个寨子的主体，就这个黄氏家族的大家庭。四幢房子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建造的，迄今两百左右。那时候建房子杉树多，而且都是老油杉，所以建成的房子经得起多年的风雨剥蚀。最老的那幢就在我家这幢的隔壁，据说这是黄氏家族当年共建的一幢，然后大家才从这幢房子分出去的，当年的器物基本没有了，至今在五伯家还保存着当年祖辈们吃饭的那个鼎罐和一张撑凳。

我们的祖宗哪一代来到这里，我的父亲只听祖辈们传来的点点滴滴，四伯说来更加玄乎。他说是赵匡胤那时代逃来的。当时这支黄家祖宗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边疆大臣，他有一个妹妹是皇妃子，因这位边关大臣势力大，有人向赵匡胤进谗言，诬陷他要谋反，赵也准备削其兵权，可能还有生命之忧。他妹妹发现迹象后，秘密转告他，于是他



祖传撑凳

就带着家小往西逃走，进入贵州山区。如果是真的，也不可能就是那时他们就来到乌坡。那时候迄今已有1000余年，而黄氏祖宗移居到此不过几百年的事。

第二幢就算我家的这幢老屋，这幢房子是曾祖父黄宝朝留下的，据说他没有子女，就接了我的祖父黄进科到他的门下接香火，祖父在这里接着繁衍了我们几辈人。第三幢，才是我的曾祖父家，在第一幢的左隔壁。曾祖父的几个儿子就守着这幢老屋。这也是保留至今的唯一乌坡老屋。最后一幢与第三幢相邻，与我家的老屋各在一端。这是三奶的房子，我们记事起，三奶的儿子权伯已当家，他是一个典型的专权家长。

就是这四幢老房子组成了乌坡黄氏家族的主体村落，就在这里演绎着这个百年家族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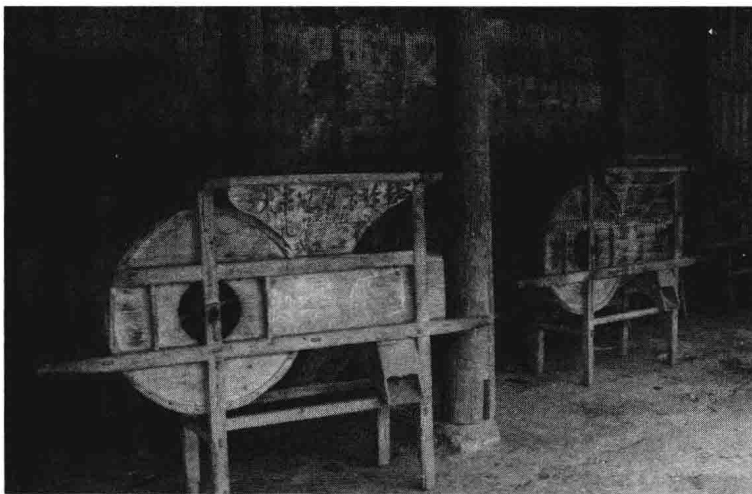


记工分

在我的记忆中乌坡有三个记分员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是陪生叔，另一个是亮哥。

父亲当记分员，我才几岁。晚上，社员们就把他们所做的工拿来评分，然后就记在各自的工分本上，每个劳动力有一本。父亲写字写得好，我在父亲的草稿纸上用钢笔去描，叔伯们一看，说二盘会写字了，都夸我，我说我是照父亲的字写的。

全寨十二户人家，二十多本工分册，父亲一边打算盘，一边写，记得很认真，像他写毛笔字一样，笔笔有交代，



集体仓库封存着我们心酸的记忆

所以他还没记完，我就在他滴滴答答的算盘声中睡着了。好像形成一种习惯，每天晚上，寨上的人都集中到我们家里来，不管有不有工分记，晚上大家就围在火炉边侃门子。奶奶总是埋怨多烧了一炉柴和多点了一把枳槁。有一个晚上，父亲还没回家，我们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，大家坐在火炉边等着他来记工分。到深夜了，叔伯们都还坐在那里，舍不得离开，好像父亲不到他们这一夜也不算过。突然，大门喀地开了，父亲从黑夜中走进屋里来，挑着一挑东西，一头是渔网，是那铺铜脚麻网，就是打大青鱼的亮网。一头是一口袋的鱼，很大的青鱼和鲟鱼。

原来父亲看天气变化了，早上有早霞，而天气闷热，天快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网到几公里的河里去。他放下东西，说在半路天这黑下来了，途中是一片森林，夜幕的树林中有莫名其妙的响声和隐隐约约的说话声。他说，那就是遇到鬼了。凭他的经验，每次遇到“鬼”，必然会得到很多鱼。如果是别人，早就逃回家了。他会大吞功驱鬼法，从来都不怕，但他在打鱼的晚上从不去驱鬼，相反他还希望遇到鬼。那时，“鬼”在我的心中是一种既可怕又慈爱的神。我没遇见它。后来，读书，老师教育我们，鬼是迷信，世界上没有鬼。

但父亲遭遇的鬼与鱼的现象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呢？

那天晚上，父亲一进家，把担子放下来，叫大家别忙记工分，先煮鱼吃。叫母亲再煮一鼎罐饭。父亲架起一口大菜锅，放在火炉上，把鱼全部放在里面煮白水。那晚大家吃得很香，也吃光了。没有留下一条给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自己分享。那晚上我却吃得不香，感觉那鱼没有任何味道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
那晚上父亲不再记工分，推到第二天晚上。

大家把那晚父亲的劳动果实——鱼吃光了，怎么没给父亲记工分呢？大家也不提，父亲也不会想起，好像这种



简单的酒席却留给乌坡人无限的快乐

无偿的劳动也应该而且很正常。但父亲那本工分本上的工分，每年都不多，总比别的同等家长级别的劳力少。每年年底，队上会计就用几张大白纸抄写张贴在大奶奶家门前。工分公布结果，我们家总工分比平均工分低，多数的年份还要“补队”，以按“劳”（工分）分配原则，所分到的粮食和黑桃，总是比别家的少。

后来父亲说，他的瞌睡大，记工分耽搁瞌睡，就不再当记分员了。陪生叔就接任乌坡生产队的记分员。

七公就是我的七爷爷，他家就是乌坡家族的第一幢老屋，他们家与我们家隔壁。

七公在四十多岁时七奶就病逝了，他也不再娶新奶，有一个巴鲁的寡妇常来走他，我们寨上人都笑是“七奶”，可是七公也在笑，也不动什么声色。白天他也不出工，每天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我们一群孩子经常到七公的屋子玩耍，听他讲故事，请他教我们唱山歌。每年大年初一

我们几个还到他家向他拜年，叩头。大年初一那天他起得特别早，升好炭火，烤了几个大米粑，我们一到，叩了头，他就笑嘻嘻地从那黑暗碗柜里拿出一个金边碗，里面是白糖，而后一个一个粑粑分给我们。

七公喝酒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，爱骂人，想到谁就骂谁，只要有人搭话，他就纠缠不休。所以乌坡人就都怕他喝酒。他骂人的时候常说，他很有本事，能把乌坡的那对磨豆腐的石磨扔翻门前的古枫树尖。我们都怕他，万一惹他怒了，就怕他把我们扔翻枫树尖去。所以他家的板栗和黑桃落的时候，没有人去偷检。唯独我不信这个邪。有一次，他骂得正在兴头上，我走到他跟前，喊他，他那双凶恶的红眼一下子温和起来。接着教我唱山歌去了。

“背把柴刀去看牛，把牛拴在堰沟头，摘把木叶来垫坐，唱首山歌来解忧。”

.....

他一肚子不知藏着多少苦闷，那时除了我和几个兄弟，他不知向谁倾说。

我考上学校，已经是大后生了，有一次回家，他卖香菇得二十块钱，他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五元。说：“公老了，没得多，拿去买几个本子吧！”我望着他那张长满老年紫斑满脸皱纹的脸，接过他的那张钱，我的鼻子顿然酸起来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想等有一点钱，好好给七公买一瓶酒，我陪他喝过够，让他骂过够，让他骂出他满腔的苦闷。

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，说七公“不在”了。

他悄然走了。早晨灰蒙蒙的雾，我陪着送葬队伍一直把他送到白庙他那个永恒的家。

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，姑娘就是我们的梅娘，很早就出嫁了，他就跟着两个儿子。一个是陪生叔，一个是康叔。康叔在榕江读过书。那时，乌坡有几个在榕江中学读



过书，二叔，亮哥，宽哥，和康叔。二叔是没钱读了，只读到初中一年级，好像是。家里困难太大，他被迫回家了。康叔买得一张上海滩的画，贴在他家堂屋那膝黑的板壁上，我们一直认为那是神仙住的地方。康叔见的世面广，在乌坡一直是个敢为人先的人物，砍树、放排、撑船什么“副业”都干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很殷实，乌坡的第一台收音机是他买的。

1972年后，陪生叔和满叔从铁路回来，有一点文化，为人也很诚实，队上就推荐他接任记分员。那把老算盘从此就移到隔壁的陪生叔家。每天晚上，社员们就集中到陪生叔家来，评工公、开会、商议家族大事。那时的会特别多，队长也经常到公社和大队去开会，接着就来到这里向全寨社员传达。比如不准搞单干，要搞集体，要实行“科学种田”。那时候的科学种田就是搞双季稻，山沟里搞双季稻，结果做了两道活，收获不如一道的多。出一天工，正常的劳力按10分计，每个工天收入不到一角钱。全寨人一



奶奶双目失明后守候着她最后孤独的日子



年累到头，大部分人家却不够饭吃。

那时的经济学家到哪儿去了？听说被打倒了，连同“实事求是”和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被割掉了。

我每天就跟着爸爸到陪生叔家去。他们评分开会吹野门子，有时候还为一分工分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我听着就靠在七公家那根长凳上睡着了。每次都是父亲抱着我回到家中床上的。有人因此还说父亲太娇惯儿子了。我的字写得好，数也算得准，算盘打得熟，他们就叫我去记社员抬粪。十多个人挑粪，我就负责记数字，在数字脚下记一个粪的等级。他们挑完后，我就在用算盘打合计。每次，记分员陪生叔又来复核我的数字，基本上没有差错。那时我才八岁。这个活我没白干，队上还按挑粪人的平均工分给我记工分。如果只是一个人挑，那么他得多少分，我就得多少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了知识的作用。

后来，我们家搬到冷讲这个荒岭上，离乌坡寨3公里路，我就没这个机会了。



三次与死神握手

乔由潭

每年的热天，我和兄弟们都要到门前的小溪拦一个水塘，水溢满了就下到里面洗澡洒水，摸鱼，比潜水。我和星亮哥和德清比，我总是拿冠军，其实我在作假，因为他们闭着眼睛，我却悄然抬头出水面换一口气，他们没看见。后来他们发现我作假后，我们几个就不再闭眼睛。但在溪里的任何一个小塘是洒不起水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洗澡从



宁静的乔由潭